

艾奎諾遇害對馬可仕政權的震撼

羅石圃

馬可仕首要政敵艾奎諾，在美國流放三年，不顧菲政府的反對，甚至警告將有遭到暗殺的危機，斷然化名返回國門，當航機剛抵馬尼拉機場，即有三名保安軍官跨入機艙伴他首先步出機門，初履國土，便被刺殞命，噩耗傳出，菲國朝野及國際間都感到震驚。尤其美國官民更懷疑此一慘案，認為兇徒其所以當場遭到射殺造成死無對證，顯示艾氏被害，乃早有安排，菲國當軸遂成了衆矢之的，此案並沒有隨艾氏下葬而消逝，今後對馬可仕政權的影響如何？反對派是否會從此甘休？這些問題，都須從菲國近年來的政情及發展趨勢探求答案。

(一) 菲國政情與共黨的策略

由七千多個羣島和八十多個民族組成的菲律賓，在西班牙勢力尚未進入之前，島上居民，都滯留在部落時代，不僅島嶼與島嶼之間，各不相屬，連定居在同一島嶼的人，也都是以部落為單位而不通往來。至西人在此建立殖民政府，始將他們無分島嶼及部落，同置於馬尼拉政府統治下，並由於政府與教會在各地興辦學校，及傳教士的佈道無遠弗屆，始促成他們有了共同的西班牙語文，可以溝通彼此之間的意識。而聯合爭取獨立主權，亦由此濫觴，以致演成了怒濤澎湃，及其後的武裝鬭爭^①。

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美軍原是應菲國獨立革命領袖的請求，援助非人驅逐西人殖民勢力。其所以在西人戰敗退出後，並

註① 「菲律賓之民族與語文」、〔東南亞雙週刊〕、〔華僑日報〕，一九六九、八、卅一附刊，黃仁美著。

未讓菲國獨立，理由是：「非人對自治毫無準備，貿然給予獨立，他們必無法治理」。一九〇三年，華府決定將菲國置於殖民地地位時，麥金萊總統曾指出：「我們不能將菲律賓交予非人自治，否則不久將形成無政府狀態，他們的無能，將較西人尤有過之……不過我們要教育非人，提高其知識水準……」。因此，在美國統治菲律賓的半個世紀過程中，始終是本著培養非人自治獨立的目標，尤其着重於養成民主風尚與領袖人才^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脫離美國宣告獨立，在政制方面，都是採行美國的民主模型，每逢大選，有志問鼎府會者，無不出盡競選的奇招。他們於仿效美國政客以宣傳爭取選民的同时，更針對選民的窮而好利予以賄選，且動用私人武力加以威脅，遂形成了政黨之間的相互用武，以至暗殺與在對方政見發表大會中放置炸彈，造成慘重傷亡，亦屬司空見慣。由於菲國承襲部落社會傳統，土酋王室子孫及其貴族裔裔都擁有大批土地。西、美殖民時代既都以培育他們為優先，在接受新知識後，更可以其農產收入向工商業投資，遂由大地主一變而兼為鉅賈豪商；經由選舉進入政壇後，尤其形成財勢赫赫的豪門；再加上購置武器的自由，於是豪門都各有私人的保鏢部隊，以致佃農們都遭到豪奴的欺壓。非共掩體的「虎克黨」，便以「鋤強扶弱」口號而爭取到了廣大農民的歸心^③。

以中呂宋島為基地的「虎克黨」爭取農民的策略，便是針對農民怨恨豪門的心理。例如農民被汽車軋死撞傷不予賠償，而警方與法院又都屈於豪門威勢不予置理，「虎克」即出面打抱不平，警告必須付出賠款，如在限期內不能兌現，即將予以報復，且言出必行，由於許多血的教訓，豪奴們都不敢掉以輕心。他如佃農們苦於地主加租或收回佃權，「虎克」亦出面警告，迫使地主都不敢不將成命收回。於爭取到廣大農民擁戴後，非共即從而掌握選票，以致競選者都須先與「虎克黨」人達成君子協定，方可得志於選場。此外非共又乘菲國知識份子尤其青年學生的民族思潮，將其導入偏狹，強調反美排華，抨擊當軸向美國與華商出賣國家權益，並乘政客們在競選期間攻擊當道的機會，推波助瀾，以致示威暴亂，往往變成了澎湃的紅流^④。這些情形，都是菲國在一九七二年馬可仕實行軍法統治前的家常便飯。

(一) 馬可仕的撥亂反正措施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菲總統馬可仕斷然宣佈實施軍法統治，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終止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權——包括人

註② 麥金萊總統所派由許曼博士領導之菲律賓調查報告書。

註③ 「民主自由在菲律賓的評價」，本刊第十二卷第二期，拙著。

註④ 「虎克黨為患菲律賓」、〔華盛頓明星報〕，一九六八、十二、卅—一九六九、一、二日連載 Donald Kirk 撰。

身保護法，以便遏止其所稱的共黨利用暴力及顛覆活動以奪政權之陰謀。其施行的緊急措施，諸如解散議會停止政黨活動、集會，示威罷工，私人武器及槍械買賣一律禁止沒收，管制新聞傳播，接管私人飛機船舶，所有觸犯戒嚴法者均由軍法委員會審判，法院不能受理，關閉全國各級學校。同時逮捕共黨及與之勾結份子——其中包括報社負責人及新聞從業人員，而參院反對黨領袖艾奎諾亦首先遭受拘禁，與若干大學教授、學生領袖、國會議員及地方政府省市長一律被關入監獄之中^⑤。

除以上的種種消極措施而外，另有積極的一面。馬可仕宣佈全國實行土地改革法案——以合作社為基礎，俾實現土改政策使耕者有其田，在其他改革計劃中包括了：1. 被公認為貪污舞弊的法官，一律勒令辭職；2. 僱用失業人員，從事龐大的公共工程計劃；3. 頒行澈底的稅務改革法——國會對此一法案，曾拖延了五年之久。軍法政府並劍及屣及，首先通過各項改革方案，立即付諸實施。在開革被認為貪墨無能的四百六十一名公務員的同時，並訓令全國所有六萬餘名公務員提出辭呈，俾便就各人操守與能力重新審查，藉以決定去留。首先遭到開革的，有兩百名海關人員，及一百九十二名稅務員——其中有處長一人^⑥。

就菲國當時的情形而言：非共用為掩體的「虎克黨」，在鄉間爭取到了廣大農民並掌握了選票，迫使有志競選者都不得不得其同路人，造成國會中對含有建設性的法案無法通過，陷政府於無能。而國會議員及高官親朋，都被介薦從公，尤其海關稅務機構多被這些擁有裙帶關係者佔踞，胡作非為，誰也不敢予以開革，且「土改」以及「稅務改革」等法案，亦因彼等暗中反對在國會始終無法過關。在另一方面，非共又針對了知識份子的民族意識強調反美排華，經常製造學潮狂瀾以至暴亂，更加形成社會動亂不安，甚至無政府狀態，這些病態，都是民主政府當軸所無法忍受的。

軍法統治之初，居然能夠以大刀濶斧將這些病態加以切除，無怪在舉行全民投票時，絕大多數公民都同意實施戒嚴法，延長軍法統治期間。平心而論，此並非出於馬可仕政府施加的壓力所造成。

(三) 軍法統治的雙重目標

但從另角度着眼，則不能不承認馬可仕的實施軍法統治，乃為了個人壟斷政權的成份居多。依照菲律賓憲法，總統和副總統由大選產生後，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馬可仕自一九六九年當選連任總統後，於一九七三年大選，即不能競選連任。他於一九七二年九月宣佈軍法統治時，距他在任的剩餘時間相當迫促。因此，他迅即成立臨時制憲國會，通過新的憲法，將總統任期延長為六年，且無連任次數的限制。行政實權操之於內閣總理，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其後馬氏本人乃以總統兼任閣揆，且都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南洋商報〕，一九七二、九、廿九—卅，一版。

不設副手，而新組成的「新社會運動黨」也由於他兼任黨魁，他希望乘所有政黨都被他解散、領袖們非入獄即出國流放的時候，吸收他黨精英，俾便在重開大選時得以壟斷政柄。

菲國林林總總的政黨，當軍法統治實施之初，都被解散，領導人均被逮捕，其中最重要的，乃為「自由黨」總書記艾奎諾。這位被稱為神童的菲國政人，出身世家，祖父是爭取獨立的英雄，父親當過國會議長。艾奎諾本人十七歲即充任「馬尼拉時報」戰地記者，由採訪韓戰而著名，繼後當選市長及打拉省省長，至當選參議員時，因不足法定年齡遭到反對黨挑戰，賴國會法官團表決通過始進入議壇。他的辯才與組織能力，早已贏得了廣大菲人的傾心，當軍法統治前，他是參院反對黨領袖，且被「自由黨」推舉為一九七三年大選中的總統候選人。馬可仕於宣佈實施戒嚴法時，首先將他逮捕下獄，顯然具有消除頭號政敵的居心^⑦。

經過軍法審判所宣佈的艾奎諾罪名，諸如勾結叛黨——包括與「虎克黨」首腦會晤並握有照片作證，及殺人強姦等罪，儘管這些罪證都並非栽誣，但就菲國的競選情形而言，任何有志競選者，誰能不向掌握了廣大農民選票的「虎克」打通關節？連馬可仕在一九六九年競選連任總統前，也斷然下令將擔任剿共的保安部隊交由與「虎克」暗通聲氣的各省省長指揮，一般都認為這是由於他已與菲共掩體的「虎克」訂有君子協定所使然。由此可見艾氏與「虎克」首領會晤，在非人心目中，並非叛國罪犯。至於謀殺與強姦等罪行，對菲國豪門保鏢隊員而言，更屬家常便飯。其被判死刑但又緩刑，延至三年前，且獲准赴美醫治心臟病，便是馬可仕為了平息民怨及國外輿論交責，不得不逐出政敵而形成。

(四) 為壟斷政權而制訂的內政外交措施

在實施軍法統治過程中，所有政黨領袖們非逃亡國外，即都已禁閉監牢，不受政府控制的報刊亦遭封閉。馬可仕遂充分利用此一大好時機，為其個人壟斷政柄鋪路。最重要的，為組織「新社會運動黨」，暗中着手吸收他黨精英，至其他政黨重新恢復活動時，無奈各級優秀幹部多已投入執政黨彀中，因此結束軍法統治後，大選重開，由馬可仕擔任黨魁的「新社會運動黨」，聲勢赫赫所向無前，在野黨幾無立足之地。如果不是為了沽名而甘讓在野黨人也能跨入議壇，可能形成一黨專政。

菲律賓的新憲法，其所以規定國務總理執掌政府實權，總統只具元首虛銜，原是為了便於由馬可仕能夠無任期的擔任閣揆，讓他的夫人伊美黛擁有元首虛名。惟因繼後軍方不滿伊美黛牝雞司晨，遂改由馬可仕以總統兼任閣揆。在內閣設立行政委員會——等於內閣閣員，主委比拉塔，亦被目為總理，伊美黛為行政委員之一，且兼大馬尼拉特區總督及內閣最龐大的人口徙置部長，一般多認為她已成了馬可仕政權的繼承人。此種種情勢，都是經由軍法統治八年期間的延伸而來，當一九八一年結束戒嚴法

註⑦ 「艾奎諾小傳」、《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八、廿二，一版，及「艾奎諾生平」，香港《大公報》，同日，二版。

而恢復民主之後，仍然經由國會訂立「國內安全法」防止顛覆，及規定總統可以傳令逮捕嫌犯，都是爲了恢復民主統治後，照舊能夠維持獨裁，壟斷政柄。

菲律賓在獨立後，與美國關係仍然密不可分，就國防而言，菲國並無國防軍。由於美軍在菲留有基地，租借協定規定一旦菲國受到侵略，美國視爲對其軍事基地的侵犯而立即予以還擊，以致菲國武力僅有保安部隊而無須建立國防軍。而華府又負有裝備補給菲國保安部隊的義務，等於是變相的基地租金。在經濟方面，菲國農產品尤其糖產，大都輸入美國市場，爲了與中南美糖產的競爭，美方對菲糖並有補貼。至於美商投資與美國貨品，又多投注及輸入菲國市場，而華府對菲國的經援與貸款，更爲菲國最大的財源^⑧。

基於菲國實施軍法統治，美國朝野都不表同情，且站在人權立場評估非政。美國輿論大多抨擊馬可仕的戒嚴令，是爲了便於個人專制獨裁，國會議員們亦羣起鳴鼓而攻。此不但影響美國民間對非的投資與貿易以及政府的經技支援，且震撼了菲國民心。然而馬可仕已大權在握，不但不對華府遷就，且在外策上大角度左傾，次第與中共、蘇俄建立外交關係。對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拉攏，都是由伊美黛以第一夫人身份親訪而促成，這不但表示菲方從此無須倚賴美軍在菲基地的存留而換取華府承擔國防任務，並含有隨時可以推開美國的用意。

福特政府不惜將美菲基地租期縮短爲五年一期，且在首期訂定租金爲五億美元，及經由總統與國會領袖分別親自訪菲保證，並多方遷就菲方的種種要求。都不能不認爲這是出於菲方斷然改變跟隨美國外策的傳統所形成。更由於菲共親「華」派一向聽命於北平，並擁有「新人民軍」擴大叛亂，馬可仕軍政府與中共建交，便是想換取到北平停止或降低對菲共叛軍的支援，以便在戒嚴期間，集中兵力剿共，召喚共黨份子棄械投誠。爲了迫使中共履行其不再支援菲共叛亂的諾言，菲國又與蘇俄建交，這便是馬可仕軍法政府在外交上多面逢源的策略，也唯有如此獨斷獨行，方可使華府無法阻滯此一舊殖民地的獨立外交^⑨。

(五) 宣佈恢復民主的由來

誠然，馬可仕在軍法統治的八年期間，無論在使國家社會撥亂反正及爲個人壟斷政柄諸方面，均頗有成效。且在軍法政府的施政初期，社會秩序頓告安定，而廣大農民，又擺脫了豪門巨戶的欺凌，且可獲得耕地所有權，自都會感到慶幸。但至崛起的軍人氣焰囂張，及由裙帶關係而新興的豪門仗勢胡爲，菲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呼聲又告興起。

註^⑧ 「美菲基地續約重簽後餘波的評估」，〈東方雜誌〉，復刊第十七卷第三期，拙著。

註^⑨ 同註^⑧。

非國自西人統治期間開始，教會與政府一向站在對峙立場，教士們都會反映民意，加上美、非兩國教會關係密切，向馬可仕政府要求恢復民主的呼聲，很快地便從國內傳到全美各地而形成聲應氣求。何況非國流亡在美國的政黨領袖與在美僑民，更加奮起鼓動。一九八〇年，馬可仕不得不宣告結束軍法統治，重開大選而還政於民，便是由於受到了內外壓力。不過戒嚴法統治雖已終止，惟另立的「反顛覆法」、「國內治安安全法」及總統有權下達對嫌疑犯的逮捕令等，實際上都是戒嚴法的換湯不換藥，所以在恢復民主後，仍不能堵住民主自由的呼聲。

當戒嚴法解除後的初期，非國的暴亂如放置定時炸彈、暗殺、縱火與種種破壞案迭起，連馬可仕本人在應邀主持「觀光協會國際大會」開幕致詞時，竟有人暗置炸彈，企圖殺害，可見暴徒的猖獗。甚至經常有電話告知安全單位，申稱某一恐怖案乃由他們的顛覆集團所為。治安單位且握有某些集團總部設在美國及美方亦有縱容及介入的證據。卡特政府時代標榜「人權」，非國在軍法統治及恢復民主後仍然濫用權力，不改專制作風，顯然只會形成美、非關係的陰霾日益沉重^⑥。同時馬可仕政權內部亦發生暗鬭，諸如伊美黛以繼承人自居，而身任國防部長與馬可仕又有姻親之誼的恩里萊則嫉視婦人干政。伊美黛縱容內親佔據政府要津橫征暴斂以飽私囊，比當年豪門子弟貪暴更甚，尤其她扶植原任馬可仕司機及保鏢的魏爾，竄升參謀長，暗奪恩里萊的軍權，更造成了對峙的壁壘^⑦。

雷根入主白宮後，雖相當重視馬可仕政權，並邀他正式訪問美國，不過美國輿論界以及國會議員等學者專家，多認為馬可仕政權已日薄西山，搖搖欲墜。依照美國外交傳統，一向對具有潛力的友邦在野領袖都十分重視，俾作未雨綢繆。艾奎諾流放在美，不但獲得「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基金資助，擔任高級研究員，且經常受到傳播單位的訪問及名流們的青睞，都表示大家已認定他將成為菲律賓總統的繼承人。無怪一般都稱他為馬可仕的首要政敵，而擁馬集團激進派則必須除之而後快。

(六) 艾奎諾的和平路線及遇害後之影響

菲律賓恢復民主初期的暴亂事件，繼後即迅速受到了控制。從表面上言，國會大選、地方府會選舉與總統大選等相繼舉行，表明了還政於民並非空言。但實際上，須歸功於置身美國的艾奎諾，因他大力號召非國在野各政黨的聯合陣容向馬可仕政權和平進軍，並堅決主張排除暴力手段，必須以和平方法爭取選民，俾便在大選中獲取政權。繼後由十二個政黨共同組成的「菲律賓統

註⑥ 「菲律賓解除軍法統治的經緯與難題」，本刊第廿卷第五期，拙著。

註⑦ 「菲律賓繼承人問題」、《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六、五、特約〈合衆社〉特稿，廿九版。

一民族民主組織」，雖由勞雷爾擔任主席，艾氏只擔任國際宣傳，但一切部署，都是按照艾奎諾的構想及其影響力而進行^⑭。

由於艾氏深信馬可仕必將確實恢復民主，在未來的大選中不能容許作偽舞弊乃勢所必然，如果在野政黨不以和平手段向當政者進軍而爭取公平大選，轉而從事暴亂，適足以被擁有「新軍」的非共從中利用，亦如以往每屆大選時期，造成有志問鼎政壇議壇政黨領袖，替左翼學潮推波助瀾，且由於時移勢轉，在軍法統治過程中已嚐過政治權勢甜頭的軍人，本已不甘於恢復民主後的寂寞，一旦左翼暴亂挾在野黨採用暴力奪權的聲威，造成叛亂升高擴大，即可以在阻止赤化的大前提下，發動軍人政變奪權，造成非律賓的民主又被埋葬，白白地自毀了復活機緣。艾氏一再標榜「甘地」精神，認為可以作為非國在野黨人爭取恢復民主的榜樣，相信不合作的和平手段既可以迫使壟斷政權而實施專制統治者，不得不還政於民，且亦不會被左翼叛亂集團及軍方所利用^⑮。

一般人多不了解艾奎諾何以如此急於歸國？且無視於非政府對他回國的拒絕簽證，及警告他返菲後將有遭到暗殺危機，居然化名潛回？殊不知艾氏早有籌謀，他認為馬可仕政府在他回國後，可能將之關入牢獄，繼續成為待決死囚，因為他三年前赴美，只是假釋出獄就醫。今（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旬，他曾告訴「新聞週刊」記者：鑒於明年五月非國即將舉行國會議員大選，為了促成在野黨的團結合作競選及使選民不致對他生疏與遺忘，所以必須早日回國。至於政府仍會將他關入牢獄，這便更可以讓政府作為他與選民之間的橋樑，他並不排除遭到暗殺的危險，但深信非人最佩服的是無懼無畏的革命精神。他更相信馬可仕已有恢復民主政治的打算——無論從他個人健康情況及內部集團分崩與經濟壓力等，都迫使他不可能繼續獨裁^⑯。

至於艾氏剛抵馬尼拉機場，由三名保安軍人先將他一人帶出機艙側門，走下扶梯後，即被狙擊手從他腦後射擊一槍殞命，則斷非他始料所及，任何人在事先亦不會估計到有此可能。無怪非國內外都為他鳴冤及指控馬可仕政府蓄意行兇。從他出殯時有兩百萬羣眾執拂致哀，而呼籲緝兇及牽出幕後指使者的呼聲，更屬驚天動地。

（七）擁馬集團的分崩與艾案震撼

艾奎諾的遺體雖已下葬，但他爭取菲律賓恢復民主的遺志不僅未被埋葬，其餘波且將形成澎湃怒濤。尤其對調查兇案指使者，如何得到水落石出？更非馬可仕指出乃係非共暗殺所能一手遮天^⑰。雖然非共有此可能，俾便激起在野黨人化悲忿為反政府的

註⑭ 「艾奎諾遇害與菲反對黨」、〔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八、廿五，卅一版，譯載「亞洲華爾街日報」專稿、馬特·米勒撰。

註⑮ 「菲反對黨失去精神領袖」、〔洛杉磯時報〕專稿，鮑勃·西特撰，〔南洋、星洲聯合早報〕譯載，一九八三、八、廿七，卅一版。

註⑯ 「遇害前一席話」——〔新聞週刊〕記者訪問艾奎諾——〔大公报〕，一九八三、八、廿五日，三版譯載、及〔中國時報〕，八、廿二，三版譯載。

註⑰ 入美聯社馬尼拉電，一九八三、八、廿三。

暴動力量，使它得以從中利用，藉暴力奪取政權。不過當艾氏座機抵達機場時，在保安人員嚴密戒備下，使成千上萬的接機羣眾都佇立於機場柵門外，非共殺手如何能混入機場，又那能將由三名保安員陪伴下機的艾氏一彈中腦而死亡？狙擊者迅即被亂槍擊斃，造成了死無對證，更增加人們對兇案早有安排以脫罪的疑雲。

馬可仕政府行政委員會主席——一般多稱為總理的比拉塔，於艾案發生後在伊斯蘭堡曾對「路透社」記者稱：政府人員可能涉及艾奎諾在機場被刺殺事件^⑮。照此說法，此一兇案的主使者似已呼之欲出。更值得重視的是，今年五月間馬可仕夫人訪美時，特地在紐約與艾奎諾晤談，企圖說服艾氏安於現狀，將回國的意念打消，以免造成殺身之禍；並警告說：「有一些效忠我們的人，是無法受到控制的……」^⑯。這更顯示了在機場狙殺艾氏的，可能就是效忠馬可仕夫婦的人。

對兇案調查委員會，大家都不期望它有所作為——將兇兇從幕後牽出抵罪。值得探討的是，馬可仕政權能否在此案的大震撼下恢復穩定？自艾氏下葬後，反對派有和平與暴力兩派之分歧。前者力主採取和平手段爭取民主——諸如反抗納稅及罷課怠工等，呼籲馬可仕自動交出政權，並由各黨派另組過渡政府，俾主持明年五月的國會大選；後者主張使用暴力，甚至不惜與菲共及回教叛軍合流，此派人數在反對黨聯合陣營中雖居少數，惟對叛軍而言，則大可從中煽動利用。

在擁護馬可仕集團的內部，軍人自屬擎天支柱，尤其對付暴亂，更須倚賴軍方。從表面着眼，菲國三軍雖已由一九七二年的五萬官兵，擴展到了目前的廿萬人，但掌管軍政的國防部長恩里萊，與主管軍令的參謀總長魏爾將軍不和，甚至相互對立；而副參謀總長羅慕斯將軍又與恩里萊一氣，反對魏爾趁馬可仕健康不佳，迎合暗中掌權的伊美黛而奪軍權，魏爾是第一夫人的死黨，兩月前，已從羅慕斯將軍手中，取得了情治安全部隊的指揮權。最近由於他對高級軍事主管的升遷獨斷獨行，促成恩里萊對國防部長一職提出辭呈，雖經馬可仕慰留而打消辭意，但與魏爾的芥蒂必然由此增加，一旦遭到大敵必須軍方全力以赴時，自然沒有同舟共濟的可能^⑰。

從經濟情況而言，菲律賓的經濟成長，在「亞西安」五國之中已屬最低，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一直都在下降，到了去年，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六，是戰後的最低點。至於對外債務，已高達一百八十億美元，軍法統治時，僅有外債美元廿億。政府每年都以數以億計的金錢支援少數幾家公司，受惠的都是馬氏夫婦的裙帶關係人，無怪艾奎諾指責他們家屬正在吸取老百姓的血。被稱為政府總理的比拉塔，雖屬傑出的經濟管理人才，無奈他的財經政策，經常遭到了馬可仕親信的反對破壞，以致無法實行^⑱。

註⑮ 八路透社／伊斯坦堡電，一九八三、八、卅一，〔南洋、星洲聯合早報〕刊載，卅一版。

註⑯ 「艾奎諾死後——菲律賓前途莫測」，美國〔時代週刊〕，〔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九、十，廿八版，林言節譯。

註⑰ 「馬可仕夫人與非國權力鬭爭」，〔中國時報〕，一九八三、九、廿一，一版，「新聞透視」欄，胡立台撰。

註⑱ 同註⑰。

馬可仕在實施軍法統治時，曾一再表明是爲了便於改革貧富懸殊的非國社會，俾達成均富的目標。目前這方面的情況如何？據紅衣主教辛海美指出：「爲什麼我們需要協調？因爲廣大人民不平——不知爲何造成只佔百分之五的人口，却佔有全國財富三分之一，讓一千七百萬挨餓？」至於叛亂究竟如何？據估計非共「新人民軍」不過七千至一萬人，但同情者則多達十萬，且有與南部摩洛民族分離勢力同流的可能。在艾奎諾被害案所引起的震撼之下，無論在野黨人如何堅持和平手段，都難免造成叛亂勢力擴大，及讓反對黨在明年大選獲得廣大選民的同情支持，何況擁護馬集團又發生了內訌。

(八) 結論

基於美菲關係異常密切，馬可仕政權能否在震撼下不致垮臺？美國朝野的態度具有關鍵性。雖然季辛吉曾經表示華府對爭取美軍在非基地的存留，比同情艾奎諾尤爲重要；雷根總統今年十一月的訪菲之行雖已延後但並未取消，不過美國對馬可仕政權前途的評估，則在舒茲訪菲時，其隨行的一位官員，即斷定已經日薄西山，並指出華府基於扶助伊朗巴勒維的教訓，故不能不作未雨綢繆^②。如果大家不否定艾奎諾的斷然回國，含有美方鼓勵的成份，則美方是希望艾氏能繼承馬可仕而出掌政權，此即美方對菲的未雨綢繆之道。艾氏的被害，更會促使美國朝野對馬可仕政權的疏離，更認爲來日無多。此不僅會增加美國國會通過在非基地今後五年九億美元租金的反對力量，也會使民間的投資裹足不前，甚至已投注的資金紛紛外流。

艾案發生後，馬尼拉銀行已經發生擠兌現象。在野黨發動的不合作運動，包括拒絕繳稅及怠工罷工，也已獲得銀行及公司白領階級的起而響應，紛紛要求成立過渡政府讓馬可仕下臺，這對經建每下愈沉的非國而言，更是沉重的打擊，並非雷根總統的到訪所能緩和。誠然，馬可仕爲了向美國邀寵，可以打出蘇俄牌。尤其在美菲基地方面，他曾透露在美軍撤出後，蘇俄正好乘機而來。不過從蘇俄與中共就艾奎諾被害事件所發表的新聞看，它們照樣是大幅刊載，北平的喉舌更是大吹大擂，並未顧及到有礙與馬可仕政府的交情，顯示中共的企圖仍然着重於藉此籠絡非共，而蘇俄則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美國及「亞西安」伙伴亦斷不甘坐視菲國成爲第二越南。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適足以造成馬可仕政權墮倒眾人推的情勢。

註② 「艾奎諾遇刺猝亡與菲律賓政局」、《中國時報》，一九八三、八、廿二，三版、胡立台撰。